

BEIZHAOLIANG
DE
SHIJIE

被照亮的世界

——《故事新编》诗学研究

【增订本】

郑家建 /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郑家建，1969年2月生，福建省福鼎市人。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福建省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著有《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故事新编〉诗学研究》（修订本）、《东张西望——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清华国学研究院述论》、《仰看流云——重读〈朝花夕拾〉》、《鲁迅研究》（与李怡共同主编）、《透亮的纸窗》、《藏在纸背的眺望》。

想象与叙述 赵园 著

鲁迅与孔子 王得后 著

多棱镜下 吴福辉 著

喧闹的骡子 李兆忠 著

——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

周氏兄弟与日本 赵京华 著

被照亮的世界 郑家建 著

——《故事新编》诗学研究（增订本）

BEIZHAOLIANG
DE
SHIJIE

被照亮的世界

——《故事新编》诗学研究

【增订本】

郑家建 /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郑家建著. 一增订本.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02-010947-0

I. ①被… II. ①郑… III. ①鲁迅小说—文学研究 IV. ①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6148号

责任编辑 王培元 周墨西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93千字
开 本 665毫米×980毫米 1/16
印 张 27.5 插页2
印 数 1—3200
版 次 2015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947-0
定 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序	严家炎(1)
增订版自序	(4)
绪论 照亮的意义	(1)
第一章 戏 拟	
——《故事新编》的语言问题	(22)
第一节 戏拟的类型分析	(24)
第二节 戏拟与鲁迅晚年的思想、心灵	(36)
第二章 隐 喻	
——《故事新编》的创作思维	(47)
第一节 隐喻与《故事新编》的时间形式	(49)
第二节 隐喻与《故事新编》的空间形式	(59)
第三章 现代“奇书”	
——《故事新编》的文体特征	(76)
第一节 旧事新编、新事旧编的叙事策略	(76)
第二节 “文体越界”与“反文体”写作	(93)
第四章 遥远的回响	
——《故事新编》与文学传统	(106)
第一节 神话、庄子与想象力传统	(106)
第二节 史传的叙事智慧与小说家的诗学情怀	(122)
第三节 “油滑”新解	(139)

第五章 隐现的缪斯

- 《故事新编》中的现代性艺术技巧 (155)
- 第一节 另一种解读:《故事新编》中的蒙太奇艺术 (155)
- 第二节 想象与遨游:《故事新编》的绘画感 (172)
- 第三节 文化的记忆:《故事新编》与《卢奇安对话集》的比较
研究 (188)

第六章 文化诗学

- 《故事新编》研究的启示 (207)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性的起源语境:传统空间知觉方式的
变迁 (207)
- 第二节 边沿意识:一种生命存在的独特形态 (222)
- 第三节 边沿意识与鲁迅的创作 (232)
- 第四节 从“边沿”看“中间”:一种观察角度的变换 (246)

第七章 未完成的探索

- 从《故事新编》诗学研究到建构中国现代小说诗学的
思考 (252)
- 第一节 诗学研究:未来鲁迅研究的新“亮点” (252)
- 第二节 传统的影响:在误读与契合之间
——从诗学角度重识鲁迅与庄子之关系 (257)
- 第三节 小说类型与小说诗学 (267)
- 第四节 小说类型诗学与文学传统 (276)

附录一 论鲁迅的六种形象

- 我的一次演讲 (286)

附录二 从“回忆”到“经典”

- 重读《朝花夕拾》 (315)

附录三 重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374)

附录四 重读《阿长与〈山海经〉》 (379)

附录五 知识之美

- 论周作人散文中知识的审美建构 (383)

主要参考文献	(420)
后记	(422)
增订版后记	(424)

序

严家炎

大约是三年半前,郑家建先生到北大来做博士后研究,曾将他的博士论文《〈故事新编〉诗学研究》打印稿送给我看。当时,这部十六七万字的论著,虽不完整(实际上只打印了已写出的论文的大部分章节),却无论在学术视野的开阔、艺术感觉的精微、作者文笔的活泼灵动方面,都给我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我曾向家建提议,可将论文做些补充加工修改后,争取正式出版。不料,家建并不满足于小修小补。他以高标准要求自己,继续刻苦读书和钻研,付出巨大的心血来完成此项工程。他不但夜以继日地读和写,往往连饭后都不肯休息片刻,以致胃部常感不适,疾病有所加重。过了两年,当家建再次将书稿交给我时,已是眼前这部厚厚的字数达三十万以上的著作了。

我带着很大的惊喜,又读了这部修改后的书稿。此稿不但在篇幅上有较大扩充,框架结构上也有不少增补和调整,更加突出了“多重文化视野中的小说文本”这一主旨。作者从戏拟、隐喻、文体、古代传统、现代技巧诸方面对《故事新编》作了横向与纵向、内部与外部的综合考察,既有视野宽广的宏观论述,又在行文中有机的对各篇小说作了相当细致而富有独创性的阐释。以《起死》为例,家建摆脱了历来学者(包括我自己)对这篇作品几乎是雷同的解读法,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认为小说中哲学家/汉子“这个对立结构是知识者/民众这一意义结构的隐喻性表达”。请看第二章中的这段论析:

事实上,《起死》是《故事新编》文本中时间形式最复杂,也最

具有隐喻性的一篇。在最表层的解读上,可以把《起死》看作是鲁迅对庄子哲学中的“齐物论”思想的一次绝妙的反讽。但是,在深层上,文本中却隐藏着一个对立的意义结构:哲学家/汉子。我以为,这个对立结构是知识者/民众这一意义结构的隐喻性表达。对这一意义结构的思考是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批判和精神追求。《起死》讲述的是庄子复活了一个已经死去五百年的汉子。但是,当汉子复活过来之后,他唯一做的事就是向庄子要衣服穿。而庄子最后只好狼狈逃走。

家建在引用《〈呐喊〉自序》中要不要唤醒熟睡的人们共同毁坏铁屋子的一段对话之后,指出:“实际上,呐喊/彷徨,希望/绝望,确信/质疑的矛盾是一直贯穿着鲁迅一生的精神历程。即使在他成为左翼阵营的精神领袖之后,这些矛盾依然盘踞在他的心灵深处。所以,可以说,写在其晚年的《起死》既是鲁迅对其一生从事启蒙的思想追求的一种隐秘的自我反讽;对于复活的汉子来说,他所迫切需要的是衣服和食物,他根本无法也无心理解庄子所关注的那些思想;又是对所谓民众的怀疑;那些在铁屋中沉睡的将要死灭的人们,即使唤醒他们,又会怎样呢?这是一个现代性的质疑。”家建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颇为精彩的见解,真让人有通体豁亮之感——虽然未必每一位研究者都会赞同。再以《出关》为例,家建也提出了他独到的看法:

对《出关》的解读,最关键之处就在于:要读通“关”的意义,这是文本叙述的焦点。“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现实命运的一个象征。“关”是王权控制的界限。老子的西出函谷关,就是试图逃离王权的控制,然而,出了“关”又会怎样呢?这就如关尹喜所预言的,“看他走得到。外面不但没有盐,面,连水也难得。肚子饿起来,我看是后来还要回到我们这里来的。”可见,即使暂时逃离了王权的控制,但仍然逃离不了生存的种种困扰。这就是一种摆在传统知识分子人生关口的尴尬。或许,这种尴尬也十分近似于鲁迅晚年的处境。晚年的鲁迅是相当孤独的,1933年10月21日,他在致郑振铎的信中说道:“上海……非读书

之地,我居此五年,亦自觉心粗气浮,颇难救药。”1934年4月9日,在致姚克的信中,他又说道:“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烘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颇欲易地,静养若干时……”1935年9月12日,在致胡风的信中,他将“左联”中的某些领导人比喻成“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的“工头”。不久(1936年2月29日),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明确表示了对于“左联”解散的不满,并表示不愿加入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如有人说我破坏统一,亦随其便”。5月14日,在致同一人的信中更是感慨至极地说道:“近来时常想歇歇。”甚至,有一次,当一位朋友劝他换地方疗养时,他竟声调激越地反问:“什么地方好去疗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出关》是鲁迅对他自己的现实处境和即将做出的人生选择的一次最清醒、深刻的思考。

我曾经主张从表现主义的角度去理解《故事新编》(见拙作《鲁迅与表现主义》),可惜我自己的研究却是浅尝即止,并未下功夫去深入展开。读到家建的这些精辟论述,我顿时有“被照亮”而豁然贯通的感觉,因此非常钦佩和感谢家建的研究。家建善于从文本阅读中抓住那些由读者审美灵性与小说文本摩擦而生的电光石火,将它们积聚起来,成为反过来照亮作品艺术世界的集束光柱。家建的文学研究工作永远不脱离审美直觉力、感悟力,这是他的一个极大长处。正因为这样,《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也就可能成为将《故事新编》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的标志。

如果说本书也有不足的话,我以为是在论述鲁迅边缘性思维的第六章。经过前五章对作品具体深入的论析,最后自然需要理论性的概括和抽象,但这种概括和抽象又不宜与前面的具体论析脱节,不宜离得过远,跃得过快。它需要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对《故事新编》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探讨。有了这种准备,读者也许就不会有突兀之感。但这也只是我的一点朦胧的想法而已,未必很准的。

2001年4月18日

增订版自序

思想的力量：鲁迅在今天的意义

思想的力量一旦凝聚，就会犹如尖锐的利器，穿透厚实的历史与现实的迷障，直击当下人们的心房与神经，让沉没于世俗的人们震惊、紧张并警醒；让彷徨于精神歧路口的人们在焦虑与不安之中找到方向；让疲惫不堪的探索者在风雨如晦之际望见心灵的驿站，使再一次出发成为可能。毫无疑问，鲁迅就是中国历史上蕴涵着如此伟大精神力量的少数思想家之一。经过时代生活的不断砥砺，这一思想力量在今天的语境中更显锐利与锋芒。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给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深刻洞察力？具体地说，鲁迅对人性究竟抱持着一种怎样的立场、想象与理想？这种对人性的洞见给予他怎样的思想分析方法与立场？又是如何塑造了他复杂的人格形态？我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打开鲁迅深邃而纠结的思想网络的关键之所在。此时，思想史专家张灏关于“幽暗意识”论述的一番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张灏说：“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与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这种对人生和宇宙中阴暗面的正视，并不代表价值上的认可。实际上，这种幽暗意识是以强烈的道德感为出发点的，唯其是从道德感出发，才能反映出黑暗势力之为‘黑暗’，之为‘缺陷’。因此它和中外文化传统中各种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如中国的法家，西

方思想家如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与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人的学说,在精神上是迥异其趣的,同时它也和西方现代的功利主义和道德唯我论(EthicalEgoism)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在价值上接受人的私欲和私利,而以此为前提去考虑个人与社会的问题,而幽暗意识却在价值上否定人的私利和私欲,然后在这个前提下求其防堵、求其疏导、求其化弥。因此对现实人生,现实社会常常含有批判的和反省的精神。”(见《张灏自选集》,第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借用这一理论资源并随着这一理论视野的不断展开,我们可以继续追问道:鲁迅的“幽暗意识”是如何形成?在这里有两个维度是必要的观察面:一是鲁迅不断累积的创伤性的人生体验,使得他对人世、人心和人性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受、理解与洞察,并以此展开广阔无垠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二是中国法家精神传统和思想智慧。鲁迅曾表示说,自己何尝不是“中韩非庄子的毒,时而很峻急,时而很随便”。中国法家精神传统与思想智慧对人性之幽暗面的理解较为独特,而鲁迅对韩非等法家的深嗜众所周知。我认为,人生体验与文化传统的碰撞、对话,对鲁迅思想中“幽暗意识”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如此,我们在鲁迅的著作中仍然可以看到:鲁迅没有放弃对国民性改造的努力与希望;没有放弃对民族文化、精神新生的信心;没有放弃对中国脊梁式的人物的赞许;在时代漩涡的搏击之中,没有放弃对独特的道德主义与历史理想主义的价值承担。这就是鲁迅“幽暗意识”的另一面向,即追随“真儒”的人格担当。如果我们要用一个简要的概括来表征鲁迅人格结构的话,那就是,其中间是儒家,左边是法家,右边是道家。儒家代表承担、经世与入世的价值立场;法家使鲁迅不断焕发出深刻锐利的思想批判力度与锋芒;而道家使鲁迅的情感疏解在儒、法两家均告无助之际,能退回到内心的自由之中,以审美和想象的方式来栖居自己的灵魂,准备着再一次整装出发。当然,鲁迅“幽暗意识”的形成,不是简单地对文化传统的复制,而是创造性的新变。这种新变的契机恰恰就在于他对西方十九世纪末由尼采等人所开启的现代性文化批判思想的汲取。正是这种中西方思想的融合、择取和大胆的“拿来主义”,才成就了鲁迅“幽暗意识”的思想特色与伟大力量,这种思想的形成道路与内在结构,在今

天仍有重要的历史启示性。

在鲁迅作品中有许多与“黑暗”相连的意象,常常让我的灵魂震颤不已。比如,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在《野草·影的告别》中相似的意象更是奇谲:“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在我看来,“幽暗意识”一方面使得鲁迅能“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另一方面,“幽暗意识”的思想锋芒也使得鲁迅在照破黑暗之后,能坚定地寻找光明——这就是鲁迅思想之于我们历久弥新的意义。

是为序。

2015年9月27日

绪论 照亮的意义

我习惯于深夜沉思。

当白昼的喧嚣终于沉寂下去时,夜的氤氲也就悄然地在升腾、弥漫……随之,自己的心绪也变得深浓。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被一个念头紧紧追逐、折磨:六十多年前,在这个都市^①的另一面,同样的深夜,那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②:鲁迅,究竟在想什么? ——

夜阑人静,当他伫立凝视那深邃而又神秘的星空时,他是否感到更深的寂寞和孤独?

在那飘忽不定的烟圈中,他究竟看到了什么? 是布满自己和别人所加的创伤的“过去”? 抑或是黑暗、沉重的“现在”?

要知道,此时他业已五十有几:一个知天命的年龄。

窗外是黯淡、无尽的深夜,那个念头却不断地生发出种种闪烁不定、难以捉摸而又勾人心魄的幻影,纠缠着、蛊惑着我,在我的思想中,就像地狱里受尽煎熬而找不到出路的灵魂一样充满躁动。^③

有人说:人们敲遍所有的门,一无所获。唯一那扇通向目标的门,

① 写作本书时,我正在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师从钱谷融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② 唐弢:《鲁迅传——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见《唐弢文集》第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③ 安德烈·莫罗亚:《〈追忆逝水年华〉序》,施康强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人们找了一百年也没有找到,却在不经意中碰上了,于是它就自动开启……^①

我渴望着这样令人目眩的启示。

于是,在上一个炎热的夏季,我又重读了一遍《鲁迅全集》。对鲁迅的著作,我并不陌生,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读到它。这次当我一本又一本本地重读时,它唤起了我对过去的回忆。小时候,我最喜欢读的就是《故事新编》,那时是把它与《山海经》等神话书放在一起读的。书中夸张、怪诞和谐趣的描写,曾给我童稚的心灵许多欢乐和幻想。这次重读,我看到的依然是夸张、怪诞和谐趣,却激不起任何的幻想。它带给我的反而是一种真实的感受,书中那些人物的情形,他们说话的口吻、神态,难道我们不是常常能在周围人们的身上看到、听到、想到吗?一种最深刻的真实却是通过最怪诞、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多么不可思议的创造!此时,我感到有某种新的疑惑在向我逼近:他为什么要将小说写成这个样子?于是,我又反复地阅读这个文本,疑惑在经过不断的自我追问、反诘之后,渐渐地凝结为下面的问题意识。

(一)鲁迅的创作总是与他的生命状态相联结。当他处于孤独、消沉、寂寞的时候,他总是回到创作上来,体味自己,省思自己,然后又重新点燃自己前行的火焰。《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都是创作于鲁迅心情最寂寞、孤独,甚至最黑暗的时期。这一现象启发我:在生命历程的最后岁月中,鲁迅又重新提起笔来创作小说,这是否意味着鲁迅又回到自己的内心,重新体味自己的孤独、寂寞呢?我们能否通过对《故事新编》的解读,对鲁迅晚年的思想、心灵有着更丰富、更深入的把握和理解呢?《故事新编》中充满着对世界、对人的存在的荒诞感,这种荒诞感在写于晚年的五篇小说中更是得到了一种整体性的渗透和张扬。我不禁要追问:这种越来越强烈的荒诞感,在鲁迅晚年的思想、心灵中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它折射出一种怎样的思想和生命状态呢?

(二)《故事新编》中的八篇小说,断断续续历十三年而写成。但

^① 安德烈·莫罗亚:《〈追忆逝水年华〉序》,施康强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是,令人惊奇的是,这八篇小说在艺术构思、表现手法以及风格特点上都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鲁迅一直是在探索、尝试着一条不同于《呐喊》、《彷徨》的创作道路呢?

(三)在艺术感受方式和表现方式上,《故事新编》更接近于《野草》的创作,这二者有着互文性的内在审美关系。同时,它自身在艺术渊源上又是多元融汇的。这就促使我思考:在鲁迅创作史乃至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故事新编》究竟提供了哪些创造性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方式?这对我们探讨、建构中国现代小说诗学将提供怎样新的视角?

如果说,每一次的求知与探索都是受胎于疑问的诱惑,那么,上述的三个疑问就是贯穿我整个研究过程的问题意识,也可以说是我的研究目标。

我的思索和写作就从这里开始。

二

从构思到写作,我的研究思路有一个较大的转向。我自以为,这一转向对我能否更深入地解读《故事新编》,意义是重大的。刚开始时,我的研究思路是想从已有的论争问题入手,试图通过对《故事新编》研究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油滑问题”、“体裁问题”、“创作方法问题”等,做出自己新的阐释,从而进入文本的解读。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这条研究路径实际上是陷阱四伏:一方面,一旦直接从这些论争的问题入手,很容易就会把文本搁置起来。也就是说,研究的目标和意义变成仅仅是一种对“问题”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作品文本则成为每个研究者为了印证自己的解答而任意支离、抽取的外在材料。因此,从问题入手,即使对这些论争的问题能提出新的看法和做出新的阐释,但这些看法和阐释也必然会漂离文本越来越远,甚至可能变成纯粹的“为问题而问题”。另一方面,这些论争的问题从被提出之日起,至今已被几代的研究者不断地加以阐释,在这一提出/解答的漫长的研究史过程中,这些问题已内在地生成了一种思维惰性,这不仅制约着我们

对作品文本的深入解读,同时也阻滞了我们在理论上的创新。

怎么办? ——

还是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吧!

于是,我义无反顾地抽身而去。

我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思路转向的关口:我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途径。

虽说抽身而去是容易的,但要找到自己的研究路子却是艰难的。正当我为此而苦苦思考、探寻的时候,一个无意中听到的词汇:“照亮”,划过我混沌、黑暗的脑海,使我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如果你曾有过漂泊的经历,那就会理解我将要说的:“在夜行的列车上,透过车窗,你总会看到,在那远川,那天地尽头,或者是在黑黝黝的树林中,总有那么一点灯光在孤独地闪亮着。这时,你也许会模糊地猜想,那是从农舍的窗中,或者是从门缝中透露出来的,你会想象着灯下的家居情景,你可能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在想象中描绘那陌生而又似乎熟悉的脸庞。”^①此时此刻,“你一定会怦然心动,想起自己的家人,还有回家后即将享受到的温暖,或是仍萦绕在你耳畔的灯下的话别,这一切都会使你心绪激荡”。^②在这瞬间,“车窗外那摇曳的灯火和那远山、远水、远树、远屋都渐渐地摇荡在一起,在你漂泊的心灵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③如果这时,“你是一个病羁异乡的游子,独自一人蜷缩在陌生的客舍,当你在一阵疼痛中惊醒的时候,突然看到门下透进一丝光芒,你会感到宽慰。也许,你会脱口而出:谢天谢地,总算天亮了”。^④也许,就是这一点点的灯光照亮了艰辛跋涉的漂泊生活的全部意义;也许,就是这一线光芒照亮了期盼已久的希望;也许,就是这闪烁飘忽的灯火,使得你有机会照亮自己深邃而又幽秘的心灵。法国作家法朗士有句名言: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在我看来,每一部杰作都是一片深邃的海洋,就如任何一个饱经风雨的航海家同样需要灯塔的照引一样,面对着文本,我们同样需要点燃灵魂和智性的灯火。此时,我深深地意识

①③ 参阅赵园:《独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6页。

②④ 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李恒基等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